

众生·人民路

赖在青春里不走

| 吴晓燕 文 |

女儿说,她的语文老师讲顾城的诗很精彩。我问,能不能和你们的老师说,让我去旁听一次语文课。女儿笑我有一颗青春的心。

是吧,我赖在青春里不走。青春不只是年轻,还有一种状态。我迷恋这样的状态。

我到商场买漂亮的健身衣和健身鞋,我要在美丽的“梁溪十里画廊”跑步。我跑跑停停,脚步轻盈,心也轻盈。墨蓝的天空,稀星在无限处谜语一般地闪烁。月光洒向河面,就像爱恋遥遥相望。想到顾城的诗句,“草在结它的种子,风在摇它的叶子,我们站着不說話,就十分美好。”我把身体放松,尽量舒展开,享受这片刻的安逸。我可以像一朵花一样,偷偷地开放一会。

那是一个怡人的夜晚,全身只有一种感觉,每个毛孔都浸润着快乐。那晚夜空瑰丽、大地深沉,作为大自然的一部分,我在其中任意来去。我一蹦一跳地转向一片浅水域,看见有人在抓小蝌蚪,我好奇地蹲在旁边看,我说我小时候也抓过小蝌蚪。河岸的景观灯倒映水中,像孔明灯随着微风缓缓升腾;立交桥上的路灯光芒四射,像一轮轮正午的太阳挂在了夜晚;慢行综合道两边的绿植鲜花在梦幻的灯光下注视着我。那是一种与大自然天人合一的感觉,我成了一株植物,简单、纯粹。

我买了一只粉红色的无线鼠标,催客服可不可以当天发货。客服说今天晚了,明天才能发货。但在临睡前,我还是查看了物流动态,说不定提早发货了呢。第二天我又查看,看到已在运输途中,我随即沉浸于美好的期待中,想到我就要拥有这个漂亮的小鼠标,用她天天陪着我办公,就感到十分美好。

休假半天,我要去听文学讲座。开车半小时,匆匆赶到书店。坐在听众席里虔诚地听讲,仿佛穿越到了学生时代的课堂,我才惊觉我是如此热爱当一个学生。打开红色的笔记本,我认真地做笔记。想到学生时代的我,特别喜欢买精致的笔记本,摘抄好词好句,自得其乐。多年后的今天,我仍然喜欢各种各样好看的笔记本,常常流连于文具店漂亮的笔记本中。再买上几本吧,一本抄写歌词,一本抄写诗歌,一本抄写那些打动我灵魂的句子。我在大合影中看见自己捧着书,满眼虔诚。想起大学时代在存菊堂听文学讲座的场景,那种气氛,我喜欢得如痴如醉。人需要被自己迷恋的事物点亮,在热爱里,遇见更好的自己。

认识一些书友、文友、诗友,她们成了我的精神财富。读你读过的书,读你朋友圈里的文字,读你分享的诗歌,我们一起看日落。“日落是免费的,春夏秋冬也是,不要觉得人生那么无望,希望你快乐。我们总是为许多遥不可及的事情奔波,却错过了路边的花开,傍晚落在身边的夕阳。忙着生活的同时,记得去享受日常生活中的小细节。生活除了琐碎与平淡,还有可口的美食和无数盛开的花朵。”谢谢你们,让我看见热爱有这么多模样。

我用这些小恩小惠哄自己开心,在美好的遇见里莫名地感动。我也在生活的磕磕绊绊里培养“凡事皆有利于我”的思维。我前面那个人把我想买的面包全都买走了,所以我特别幸运,可以买到马上就要出炉的面包。事情搞砸了,没关系,我终于有机会看见自己需要学习和成长,我又学会了一个新的本领。做一个伤害不了的人,无论如何先爱惜自己,爱惜自己是优先顺序。爱自己就是遵循自己的内心,不背叛自己,活出宁静和谐、自由快乐、热爱生活的状态。我喜欢这样旺盛地活着,像是堂阶长出一株萱草。

人说,四十不惑。有谁会不惑呢?四十多岁了,我的迷惘多着呢。但迷惘多好,迷惘是自我认知的开始。我还赖在青春里不走。

女儿让我做心理年龄测试。我认真地答题,跳出我的心理年龄——哈哈,15岁。

情趣·健康桥

和桥月饼

| 吴非 文 |

中秋节前,和桥南新老街街口的陈氏月饼店门前就热闹了起来。月饼店门面不大,来往的车辆、进出的人倒不少。中秋的喜气已提前降临在这小小铺面之中。

和桥是宜兴一大重镇,南新老街又是和桥的一大坐标,江南古镇之老街模式在此无一不备,都说和桥特产豆腐干闻名遐迩,殊不知南新老街的苏式月饼同样出彩。

店主陈老板今年六十二岁,十六岁便在供销社学徒做月饼,供销社撤销后便自己开店,至今已有四十余年。他手下出得八个品种,有果仁火腿、果仁芝麻、果仁肉干……至于那荷叶火腿月饼,足有一斤多重,乃是店中招牌,可谓声名远扬,挡不住的诱惑啊。

那日,我立在柜台前,老板娘硬是将一个火腿月饼塞到我手中,我要付钱,她却一本正经地说:“到了店里,乡里乡亲的,吃个月饼还要付钱,付钱就不给你了。”推让再三,终究是恭敬不如从命。油纸包着的圆饼温温热热,恰似她掌心温度。她指着内馅:“火腿要咸鲜,配上上等的核桃、果仁,再用我们当地的面粉,三种滋味相冲相和,才是地道的江南味。”她又笑着说了句“私房话”：“你这姑娘呀,长得甜美端庄,跟我们家的月饼一个模样,所以啊一定要送一个你尝尝。”我一下羞红了脸,她接着又宕开话题:“就像我们和桥人,北人南人迁来聚居,和和睦睦几百年,最后都处成了亲戚。”

我的心如春风推开了涟漪,寻思老板娘说得好多,和桥人都处成了亲戚呢。

和桥镇的名儿真好,在江南独一无二,老祖宗以一个“和”字规范了子孙后代的行为准则,而一家小小的月饼店一直遵循不悖,不能不让人肃然起敬。

陈氏月饼店的炉火清晨四点就亮了。陈老板揉面时,面粉在晨光里飞扬如雪,落在他花白的鬓角上。“和面要三和,”

他常对学徒工伸出三根手指,“一和水温,二和力道,三和心境。”我体味到这话里藏着和桥人的生存哲学:万历年间漕工歇脚在此形成市集时,靠的是船帮与脚夫的和解;清末商埠开放时,洋纱与土布能同柜而售,凭的是生意人的和衷共济。

小小月饼常常蕴着不小的道理,其实吃月饼也是能让人有所感悟。

我孩童时,毛胡子祖父多次带给我吃和桥的玫瑰月饼,一口咬下,花瓣软糯,越嚼越香。那独一无二的口感,至今仍在齿颊间徘徊不去。毛胡子祖父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军人,当年曾征战沙场,是个铁血汉子,晚年坐享太平了,却喜欢上了玫瑰的味道,甜的味道。他尤其喜欢和桥的月饼,自己喜欢吃,也买给孙辈吃,因为经历了当年的苦,更珍惜今日的甜,他希望世界就像月饼那么圆润甜美,再不要像他那个年代战乱频仍,百姓颠沛流离。

又想起儿时吃月饼,吃的也是和桥月饼,总喜欢先抠下那一层一层的皮。酥皮簌簌落下,沾满衣襟,便用手指沾着吃,自是别有滋味。大人见了必要呵斥:“不能这样剥皮吃,以后会没有衣服穿呢。”幼时信以为真,吓得再也不敢如此吃法。如今想来,大人是希望自己的子女不缺衣少食,能过上和美的生活。现今胃口小了,吃月饼也是仪式感强过食欲,会用刀切开装盘,摆个造型,再慢慢享用。时移世易,人的性情竟也会不知不觉地变化,终究也如父母所愿,日子过得和美。享受月饼已然是家常便饭,至于穿衣,也是时常翻新,日趋时尚。

那天,暮色浸染老街,月亮从马头墙后升起,和桥的月亮果然不同,它照了六百年漕船,照过战火离乱,如今照在荷叶月饼上,依旧圆得从容。我切开老板娘送的月饼,火腿的咸香、果仁的甜香、荷叶的清香在舌尖交融,仿佛吞下整个江南的秋。

忆旧·古运河

大东海拜月

| 陈建琪 文 |

在翠园酒家解放大道上,我拦了一辆电摩三轮车,带着长筒烟花,四个人乘摩的去大东海。海滩上已经有蛮多的人,我们学着当地人,在沙滩上划一个大圈,中间划个小圈,并用沙堆起一个沙台,上面放了月饼、水果、啤酒。我们外地人,只能简单一点,四个人围坐在一起,大家还是有点兴奋,毕竟都是一样的第一次来海南,真正的在天涯海角过中秋。

在旁边的海滩上,十个川妹子,嘻嘻哈哈很是热闹,在特区挣钱快,人开心。她们每个人都各拿着三支长筒火花,对着四川方向齐刷刷地放起了烟花,十个人十支烟花,同时点燃射向夜空很是壮观绚烂,嘴里还不停地在大声喊着“要的、要的”。靠我们右边的是八个湘妹子,等川妹子的烟花放好,她们也是齐刷刷地对着湖南方向,把烟花射向夜幕里,璀璨的烟花,照亮了夜空,过节的气氛,被她们弄得格外的浓烈。

我们被她们的热烈气氛感染,人虽然不如她们多,烟花倒是带了二十支,男人都喜欢过把瘾,每个人先点了一支香烟,学着当地人的样子,把长筒烟花对着江苏角度,先插在沙滩上,等管兄一声号令,把烟花一齐射向无锡方向,随着绚丽的烟花腾空而起,把我们的祝愿也随着烟花带给家乡的亲人。放出去的烟花,好像是我伤心的热泪。

中秋节还有段时间,朋友圈里的月饼广告已是扑面而来。那年,没有父亲的八月十五,吃过了晚饭,母亲叫我把一只小方桌摆在自家大门口外,她则把准备好的拜月供品,放在小方桌上,在铜香炉里点上三炷香,跪在拜垫上朝着夜空中的月亮,拜了三拜,嘴里轻声地念念叨叨,叫我也拜了月。拜好,我和母亲坐在门口的台阶上,母亲手里织着锡箔元宝,我的心里是空落落的,银盘子般的月亮非常明亮,感觉却是凉凉的。没有父亲的八月十五是空落落的。吃月饼也没有滋味。

如今父母都不在了,佳节来临,真是倍思亲。那时父母亲喜欢吃苏式月饼五仁馅的,以前在跨塘桥泰昌弄老宅,等我母亲拜月礼毕,我们一家人,就会围坐在八仙桌上,随便聊聊家常,我会把月饼放在油纸上,先吃一点苏式月饼的酥皮,慢慢的,一点一点地吃着红绿瓜丝、松子、果仁。这样温馨的时光似乎再也没有了。

又一年,在海南三亚,断肠人在天涯。几个无锡的朋友,迎来在海南第一次的八月十五,小吴那天从海口带过来一盒月饼,管兄提议吃好晚饭去大东海过节。海南百姓的拜月习俗,承载着海岛独特的文化记忆与情感寄托。中秋之夜,家家户户在庭院或海滩设香案,摆上“七星伴月”月饼、柚子、柿子等供品,点燃红烛,虔诚祭拜“月娘”,祈求平安吉祥。

